



中山大学哲学精品教程

# 诗经讲义稿

周春健  
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中山大学哲学精品教程

# 诗经讲义稿

周春健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经讲义稿 / 周春健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9. 2  
(中山大学哲学精品教程)

ISBN 978 - 7 - 5203 - 3871 - 4

I. ①诗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《诗经》—诗歌研究 IV. ①I207. 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92260 号

---

出 版 人 赵剑英  
责任编辑 孙 萍  
责任校对 郝阳洋  
责任印制 王 超

---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 
邮 编 100720  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  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  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  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---

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 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 
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  
印 张 17.5  
插 页 2  
字 数 314 千字  
定 价 69.00 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
电话: 010 - 84083683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得到“中山大学品牌专业建设项目”  
及“禾田哲学发展基金”资助，特此致谢！



# 《中山大学哲学精品教程》

## 编委会

主 编：张 伟

副 主 编：沈榆平

编 委 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马天俊 方向红 冯达文 朱 刚

李 平 陈少明 陈立胜 吴重庆

赵希顺 徐长福 倪梁康 龚 隽

鞠实儿

## 总 序

中山大学哲学系创办于1924年，是中山大学创建之初最早培植的学系之一。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撤销建制，1960年复办至今。先后由黄希声、冯友兰、杨荣国、刘焯、李锦全、胡景钊、林铭钧、章海山、黎红雷、鞠实儿、张伟教授等担任系主任。

早期的中山大学哲学系名家云集，奠定了极为深厚的学术根基。其中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、吴康先生的西方哲学研究、朱谦之先生的比较哲学研究、李达与何思敬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、陈荣捷先生的朱子学研究、马采先生的美学研究等，均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也奠定了中山大学哲学系在全国的领先地位。

复系五十多年来，中山大学哲学系同仁戮力同心，继往开来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目前，我系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哲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之一，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，拥有“国家重点学科”2个、“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”2个。2002年教育部实行学科评估以来，稳居全国高校前列。2017年9月，中山大学哲学学科成功入选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名单，我系迎来了难得的发展良机。

近几年来，在中山大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号召和指引下，中山大学哲学学科的人才队伍也不断壮大，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年轻化、国际化的特色。哲学系各位同仁研精覃思，深造自得，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不少著述还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，中山大学哲学系已逐渐发展成为哲学研究的重镇。

在发展过程中，中山大学哲学系极为重视教学工作，始终遵循“明德亲民”的“大学之道”，注重培养德才兼备、具有家国情怀的优秀人才。诸位同仁对待课堂教学，也投入了大量的热情。长期以来，我系在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工作中，重视中西方经典原著的研读以及学术前沿问题的讲授，已逐渐形成特色，学生从中获益良多。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，我系计划推出这套《中山大学哲学精品教程》，乃从我系同仁所撰教

## 2 诗经讲义稿

材中择优出版。这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人才培育而言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《中山大学哲学精品教程》的编撰和出版，是对我系教学工作的检验和促进，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，使之更加完善。

《中山大学哲学精品教程》的出版，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谨致以诚挚谢意！

中山大学哲学系  
二〇一八年元月六日

## 弁 言

自2009年始，在中大开设《诗经》课程，迄今恰满十年。此前，未曾开过《诗经》课，于《诗经》学亦无甚研究。首次开课，基本采用现代通行讲法，文学的，文献的。2010年再次授课，始逐步彰显《诗经》之经学意义及古典学意义。清儒皮锡瑞称“《诗》比他经尤难明”，信哉斯言！揆诸经籍，始明“经稟圣裁”“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”之深义！古今一理，月映万川。

三年前，即着手整理旧稿，编撰讲义。起初非为出版，而重在梳理思路，整顿文献。本欲撰成通俗读本，未料大量古籍原文不忍删弃，终而成此模样。然于大学生甚或研究生而言，讲义之“学术性”依然有必要保持。“诗经讲义稿”之书名，确乎有意与傅斯年先生原著重合。非为攀附，一续中大《诗经》课之因缘，一见二稿立意之不同。

书稿之撰作，感谢听讲诸君之质疑问难，促我修正反思。切磋琢磨，教学相长，于师生而言，诚为幸事！感谢资深教授冯达文先生之催促提携，不然或许仍在拖延。承蒙哲学系允准纳入“中大哲学精品教程”系列，曷胜荣幸！感谢中国社科出版社孙萍女史之专业意见，使拙稿避免了一些差错。衷心期待读者诸君之郢正赐教，在下不胜感激！

周春健

戊戌荷月于中大“习之堂”

# 目 录

弁言 .....	(1)
----------	-----

## 上篇 《诗经》学的基本问题

导言 “古今中西”:《诗经》概说及今日对待传统的态度 .....	(3)
第一讲 “不刊鸿教”:《诗经》课的讲法与古典学的任务 .....	(8)
第二讲 “制礼作乐”:《诗》文本的结集与周代礼乐制度 .....	(16)
第三讲 “赋诗言志”:《诗》在春秋时期的传播与影响 .....	(26)
第四讲 “礼化诗学”:从“温柔敦厚而不愚”到“美教化,移风俗” ..	(46)
第五讲 “三体三用”:从“六诗”到“六义” .....	(62)

## 下篇 《诗经》要目选讲

第六讲 “后妃之德”:《周南·关雎》讲读 .....	(83)
第七讲 “后妃之本”:《周南·葛覃》讲读 .....	(109)
第八讲 “后妃之志”:《周南·卷耳》讲读 .....	(120)
第九讲 “怨而不怒”:《邶风·谷风》讲读 .....	(133)
第十讲 “稼穡艰难”:《豳风·七月》讲读 .....	(154)
第十一讲 “室家离合”:《豳风·东山》讲读 .....	(180)
第十二讲 “我有嘉宾”:《小雅·鹿鸣》讲读 .....	(194)
第十三讲 “忧国畏讥”:《小雅·正月》讲读 .....	(210)
第十四讲 “尊祖配天”:《大雅·生民》讲读 .....	(231)
第十五讲 “慎终追远”:《大雅·文王》《周颂·清庙》讲读 .....	(248)

主要参考文献 .....	(268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# 上 篇

---

## 《诗经》学的基本问题



## 导言 “古今中西”：《诗经》概说及 今日对待传统的态度

### 一 “六经之首”，诗之国度

提起《诗经》，大家并不陌生。通常说来，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（英译为：*The Book of Songs*，一译为*The Book of Odes*），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305篇作品，是中国文学的辉煌开端，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。同时她也是传统的“十三经”之一，而且在“六经”系统中排在第一（今文经学家排列“六经”的次序是：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），堪称“六经之首”。《诗经》在先秦属“六艺”（指“六经”）之一，自汉代以来一直列为太学以及各级学校的重要学习科目。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中，也往往将其作为指定教材，对后世影响巨大。我们常讲，中国是一个“诗之国度”，《诗经》乃其重要源头。

春秋时期，有“赋诗断章”的风气，赋诗引诗在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孔子即曾云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。在今天，无论哪个人恐怕也都会背诵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的诗句。我们日常生活中习用的许多成语，其实都是来自《诗经》，比如“求之不得”“辗转反侧”（《周南·关雎》）、“逃之夭夭”（《周南·桃夭》）、“鹊巢鸠占”（《召南·鹊巢》）、“忧心忡忡”（《召南·草虫》）、“小心翼翼”（《大雅·大明》）等。《诗经》可谓家弦户诵，妇孺皆知。

《诗经》的影响，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《诗经》在国外有着广泛的传播，不同语种的《诗经》译本就有数种，国外学者对《诗经》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。《诗经》早已走向世界！

## 二 现代人的观念：文学性诗歌总集

随着近代以来经学的瓦解，以及西方分科对于中国学术的影响，我们关于《诗经》一书基本信息的获得，往往来自高校中文系开设的“中国文学史”课程。著名文学史家游国恩（1899—1978）在他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，他说：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 305 篇，而“小雅”中的笙诗 6 篇，有目无辞，不算在内。《诗经》共分风、雅、颂三个部分。其中风包括十五“国风”，有诗 160 篇；雅分“大雅”、“小雅”，有诗 105 篇；颂分“周颂”、“鲁颂”、“商颂”，有诗 40 篇。<sup>①</sup>

应当说，游先生对于《诗经》基本问题的描述是准确的。从文学史的角度讲，对于《诗经》一书的定性（“第一部诗歌总集”）也是合理的。不过，假如我们将《诗经》置于其所产生并发挥作用的中国古典社会，就会发现《诗经》其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，她在治国安邦的社会政治层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她的作用不仅是文学的，更是政治的。而“第一部诗歌总集”的说法，加之通常授课时对于具体诗篇“文学鉴赏”角度的解析，很容易让人产生《诗经》仅属于“文学”的印象。

的确，在现代多数人的印象中，《诗经》就是一部纯粹的“文学性”的诗歌集子，我们喜欢她也是因为她具有“文学性”，喜欢她的迷蒙意境，喜欢她的优美文辞，喜欢她能够陶冶人的性情。而对于《诗经》之所以称为“经”，也就是《诗经》在古典社会“意识形态”领域所发挥的政治教化作用，往往斥其为“封建”“落后”。并且，不光是对待《诗经》，对待所有中国传统经典都是如此。这便直接导致“传统”在现代社会的断裂与隔膜，这实在是涉及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命运、成败兴衰的大事！

举两个身边的例子。曾经看到一本书，名为《诗经的秘密》，书籍封套的推介语中，称“《诗经》是一部两性关系的《圣经》，《诗经》有秘

<sup>①</sup> 游国恩等主编：《中国文学史》第一册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，第 30 页。

密，关于情爱和人性的秘密。……为当今蜗居都市、宅身网络的男男女女，化解郁闷，疗治情伤。辛辣快意，妙趣横生。如露入心，如饮醍醐”。如此解说《诗经》，便是将《诗经》径直当作了仅仅是调剂情绪的“心灵鸡汤”，连《诗经》的文学价值都无从体现和欣赏，这实在是对作为“中华元典”之一的《诗经》的一种相当程度的“贬低”——尽管此书属于情感类消遣读物，算不上学术著作。须知，《诗经》书名中的“经”字不是随意加的，“经”字背后体现出的是“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”<sup>①</sup>的经学信仰。《诗经》在中国古代，曾经自上而下发挥过修己治人的重要作用，绝不等同于普通的文学书！从这一点说，所谓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的“楚之骚”“汉之赋”“魏晋之骈文”“唐之诗”“宋之词”“元之曲”等（王国维语），也没有哪一个可以与《诗经》相提并论。

又曾在台北的诚品书店觅得一本《诗经是一枚月亮》，作者是一位网络作家，亦是立足于《诗经》篇章谈男女情感。在书籍扉页的“《诗经》小简介”中，称“（《诗经》）为中国第一部纯文学的专著，开启了中国诗叙事、抒情的内涵，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”。所谓“纯文学的专著”，更是决然将《诗经》在古典社会更为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排斥在外了。这样，我们便无法透过《诗经》以至“五经”“四书”这样的经典系统，去理解那个已经逝去的古典社会，也就无法更好地从我们自身的历史中汲取经验，也就无法“尚友古人”而从古代先贤那里汲取智慧，来为我们当今及未来的社会提供精神资源。

### 三 降《诗经》为文学，“五四”学者有以启之

现代社会对于《诗经》认识上的偏颇，倘若追本溯源，则实为“五四”前后“新文化运动”中诸名家有以启之。晚清以来，中国遭遇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（李鸿章语），不光在军事、经济上落后于西方列强，在文化、制度上也自惭形秽——此前之中国，虽亦曾遭外来侵略，但在文化上从来是自信的，而且最终往往会实现“征服者的被征服”（马克思观点），即在文化上同化了外来的征服者，惟此次不同。于是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，同时坚定地反传统、反封建，《诗经》《周易》等儒家典籍，便

<sup>①</sup>（南朝梁）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。

## 6 诗经讲义稿

自然成为一个被批判的重要靶子。

就《诗经》而言，主张“新文化”的思想家们，均伸张其“文学性”，而否定其“经学性”。比如胡适（1891—1962）于1925年9月曾在武昌大学（今武汉大学）作过一场演讲，题为《谈谈诗经》，他说：

《诗经》不是一部经典。从前的人把这部《诗经》都看得非常神圣，说它是一部经典，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；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，《诗经》简直可以不研究了。因为《诗经》并不是一部圣经，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，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，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，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，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。<sup>①</sup>

这篇讲演后来被收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（1893—1980）主编的《古史辨》第三册中。胡适的立场很明确，他就是要将《诗经》从“圣坛”上拉下来，将其从“经学”降低而为“文学”乃至“史料”。

闻一多（1899—1946）再次强调《诗经》“歌谣集”的文学性质，并且倡导人们要把《诗经》“当文艺看”：

汉人功利观念太深，把《三百篇》做了政治课本，宋人稍好点，又拉着道学不放手——一股头巾气；清人较为客观，但训诂学不是诗；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，真厉害。无奈历史——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，离诗还是很远。明明一部歌谣集，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！<sup>②</sup>

鲁迅（1881—1936）对于《诗经》的批判尤为严厉，他几乎连《诗经》的文学价值也给否定了：

……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，这正是其一。就是周朝的什么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罢，它是《诗经》里的头一篇，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。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，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，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，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。“漂亮的

① 顾颉刚：《古史辨》第三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577页。

② 闻一多：《闻一多全集·诗经编上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14页。

好小姐呀，是少爷的好一对儿！”什么话呢？<sup>①</sup>

至此，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——难道把《诗经》作为“歌谣”来看待不可以么？以“文艺”的眼光对《诗经》进行文学鉴赏、陶冶性情不可以么？经学时代既已成为已陈之刍狗，为什么还要去把《诗经》当“经书”看呢？

我们说，从文学角度审度《诗经》当然可以，并且很好！——需知，即便是从文学角度对《诗经》进行鉴赏，难度亦甚大，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与素养。关键是，假如都像诸多现代学人那样仅仅把《诗经》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，问题就大了。理由在于，《诗》从起初并不是一部纯粹的“歌谣集”，比如通过“献诗”“作诗”而进入《诗》文本的诸多颂诗和雅诗，本来就是政治诗。哪怕是通过对民间“采诗”而来的诸多风诗，当经过了王室的太师乐官之手，修订并入乐而应用于一定的礼仪场合的时候，这些诗篇也已不再是纯粹“民间”的了。《诗》在古典社会的作用发挥，主要在于移风易俗、治国安邦，故而应当认识到《诗经》“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（《诗大序》）的政治教化作用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看到真实的“诗经”。

另外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，“五四”一代学者消解《诗经》的“经学”地位，以“文艺”的眼光看待《诗经》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们对于传统的批判，亦是那一代思想者在当时积极探寻中华民族出路的一种方式。

然而今日之情势，与当年大不相同。一方面，晚清以来受到西学冲击，整个中国社会选择的道路是学习西方，同时彻底地批判传统、抛弃传统；然而倏忽百年已过，今日中国之诸多社会顽疾，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因一味学习西方而极力摒弃传统所导致，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对待传统的态度，不可走过去武断批判传统的老路。另一方面，“五四”学者虽批判传统但懂得传统，他们具有深厚的古典学养，而今日社会之古典学养普遍淡薄，因此更需要尊重传统，尚友古人，涵泳经典，进德修业！

惟其如此，方可真正理解《诗经》一书之经学本质；惟其如此，方可由《诗经》等经典进而真正理解作为我们精神思想源泉的中国古典社会。

<sup>①</sup> 鲁迅：《门外文谈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94页。

## 第一讲 “不刊鸿教”：《诗经》课的讲法与古典学的任务

经典的“讲法”，实际就是经典的“读法”，说到底是对待经典的态度。讲法问题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

1927年，著名学者傅斯年（1896—1950）担任中山大学教授，曾为学生开设《诗经》课程，讲稿所成即为著名的《诗经讲义稿》（单行本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）。傅斯年是“五四运动”中的闯将，当年学生游行的经典照片中，在北京大学学生队伍中扛大旗走在最前的，正是这位孟真先生（傅斯年字孟真）。“五四运动”后，傅斯年留学欧洲六年，游历英、德诸国，回国后即应聘中大，曾任国文、历史两系主任。

在这部简约的《诗经讲义稿》中，傅先生开宗明义提出了他对待《诗经》的态度：

我们去研究《诗经》应当有三个态度：一、欣赏它的文辞；二、拿它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；三、拿它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。……我们承受近代大师给我们训诂学上的解决，充分地用朱文公等就本文以求本义之态度，于《毛序》、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中寻求今本《诗经》之原始，于三家诗之遗说遗文中得知早年《诗经》学之面目，探出些有价值的早年传说来，而一切以本文为断，只拿它做古代留遗的文辞，既不涉伦理，也不谈政治，这样似乎才可以济事。<sup>①</sup>

在了解了傅先生的学术行历后，便可理解他作为“五四”先驱对待《诗经》为何会是这样的态度。傅先生的话乃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，就我们今天而言，则不唯欣赏《诗经》的文辞，不唯将《诗经》当作史

---

① 傅斯年：《诗经讲义稿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1—12页。